淡江時報 第 385 期

**別問　■ 英 華**

**瀛苑副刊**

校 園 裡 ， 依 著 大 學 城 旁 的 斜 坡 道 上 ， 灑 落 了 一 地 橙 得 刺 眼 的 鳳 凰 花 。 曾 經 ， 我 踏 著 它 們 走 來 。

轉 瞬 間 ， 花 開 花 落 已 三 回 ， 最 初 的 燦 爛 耀 眼 ， 如 今 卻 看 成 了 觸 目 驚 心 。

閉 上 眼 ， 拒 絕 接 受 迎 著 南 風 搖 曳 的 花 兒 飄 送 過 來 的 暗 示 ， 關 於 年 少 已 逝 的 消 息 ； 轉 過 身 去 ， 避 開 眼 前 殞 落 一 地 的 千 百 花 身 。 然 而 ， 何 奈 心 頭 湧 出 如 泉 的 悼 念 ， 卻 止 不 住 地 化 為 滴 滴 的 晶 瑩 剔 透 ， 飄 落 跟 前 ， 蒸 發 在 南 風 裡 ， 無 聲 無 息 ， 就 像 那 遠 走 的 韶 光 一 般 ， 不 知 去 向 … … 。

上 學 期 末 ， 翻 閱 著 這 學 期 的 選 課 本 ， 大 學 生 活 中 的 第 七 本 ， 倒 數 第 二 本 。

勾 選 著 欲 修 的 課 ， 對 新 學 期 新 課 程 的 期 待 中 ， 卻 摻 雜 著 一 縷 說 不 出 的 、 無 奈 的 苦 味 ， 心 情 就 像 那 窗 外 鐵 灰 的 天 空 般 ， 彷 若 被 一 方 無 形 的 網 劈 頭 蓋 住 ， 籠 罩 在 淡 淡 的 憂 鬱 裡 ， 讓 人 無 從 掙 脫 。

終 於 能 體 會 ， 初 入 大 學 時 ， 眼 見 大 三 大 四 的 學 長 姐 ， 一 副 冷 漠 的 面 容 。 是 四 年 的 人 事 流 轉 ， 蒼 老 了 他 們 的 心 境 與 臉 孔 ； 是 在 他 們 的 眼 中 ， 這 待 了 四 年 的 校 園 再 沒 有 什 麼 新 奇 的 事 物 能 使 他 們 睜 大 日 漸 低 垂 的 眸 子 ； 也 終 於 能 了 解 舊 人 看 待 新 人 的 心 情 ： 笑 他 們 的 純 真 與 無 知 ， 但 ， 也 羨 慕 他 們 的 純 真 與 無 知 。 這 不 再 屬 於 我 們 的 字 眼 ， 留 在 已 逝 的 歲 月 中 ， 遠 在 身 後 不 可 見 的 地 方 。

恍 然 明 白 ， 無 知 ， 其 實 是 一 種 幸 福 ， 而 純 真 ， 又 是 多 麼 令 人 欣 喜 的 恭 維 啊 ！ 而 今 ， 我 們 卻 是 被 這 幸 福 與 恭 維 摒 除 在 外 的 一 群 人 們 ， 想 到 這 點 ， 無 論 如 何 ， 又 怎 麼 有 辦 法 輕 易 地 笑 了 開 來 呢 ？ 儘 管 努 力 牽 動 嘴 角 ， 泛 出 的 卻 是 無 奈 的 苦 笑 。

四 年 ， 就 即 將 這 麼 搭 上 一 班 名 為 「 過 去 」 的 列 車 ， 消 失 在 叫 做 「 回 憶 」 的 、 遙 遠 的 彼 端 ─ ─ 一 個 回 首 也 找 不 著 ， 任 憑 呼 喊 也 喚 不 回 的 地 方 。 曾 幾 何 時 ， 時 間 的 長 河 將 我 們 帶 來 了 這 兒 ； 而 今 ， 最 初 不 論 是 願 的 或 不 願 的 ， 也 終 屆 了 被 帶 離 的 時 刻 。 記 得 這 麼 一 句 話 ： 「 彼 此 覺 得 幸 會 的 時 候 ， 竟 也 是 再 會 的 時 候 。 」 我 想 ， 或 許 是 因 為 到 了 再 會 的 時 候 ， 才 使 得 彼 此 感 到 幸 會 吧 ！

入 秋 了 ， 從 世 俗 ， 擾 攘 的 台 北 歸 來 ， 再 一 次 ， 獨 自 漫 步 在 熟 悉 的 微 涼 氣 息 裡 ； 然 而 ， 在 每 個 熟 悉 的 角 落 ， 熟 稔 的 面 孔 卻 越 來 越 少 … … 。 可 見 的 ， 是 一 張 張 臉 上 閃 著 似 曾 相 識 的 奇 異 、 期 待 光 采 的 陌 生 容 顏 ， 一 如 當 年 的 你 我 。 令 我 驚 心 的 ， 已 非 關 逝 水 年 華 ， 而 是 在 那 剎 那 間 ， 豁 然 發 覺 ， 連 同 著 遠 去 的 ， 竟 是 一 份 最 初 的 感 動 ； 是 我 ， 在 盲 與 茫 中 ， 由 著 它 和 自 己 的 心 就 這 般 相 互 失 落 ， 彷 如 天 邊 斷 線 的 箏 兒 ， 飄 失 了 蹤 影 … … 。

社 團 擺 攤 的 海 報 街 上 ， 新 鮮 人 們 穿 梭 駐 足 ， 吆 喝 和 歌 舞 烘 托 出 愉 悅 、 熱 鬧 、 興 奮 的 氛 圍 。 當 這 一 切 逼 使 我 匆 匆 走 過 ， 我 似 乎 看 見 了 也 曾 在 那 兒 停 駐 的 、 自 己 的 身 影 … … 。 只 是 ， 色 彩 已 不 再 鮮 明 。

雖 然 ， 確 信 自 己 的 大 學 生 活 或 許 並 非 完 全 一 事 無 成 ， 但 ， 仍 免 不 了 感 受 到 時 光 蹉 跎 之 後 的 懊 悔 、 不 及 完 成 些 許 事 情 的 遺 憾 。 書 架 上 的 未 央 歌 ， 是 遙 不 可 及 的 夢 ； 卻 無 論 如 何 不 曾 料 想 到 ， 即 便 是 最 初 那 份 朦 朧 的 憧 憬 ， 也 成 了 未 能 落 實 的 空 中 樓 閣 而 煙 消 雲 散 。

「 我 們 經 歷 著 生 活 中 突 然 臨 頭 的 一 切 ， 毫 無 防 備 ， 就 像 演 員 進 入 初 排 。 如 果 生 活 的 第 一 排 練 便 是 生 活 本 身 ， 那 生 活 有 什 麼 價 值 呢 ？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生 活 總 像 一 張 草 圖 的 原 因 。 」 米 蘭 昆 德 拉 說 。

何 時 才 能 活 得 符 合 自 己 預 先 的 期 望 般 精 采 、 感 動 、 無 愧 ？ 何 時 才 能 在 生 活 的 藍 圖 上 揮 灑 出 燦 爛 、 和 諧 、 寫 意 的 色 調 ？ 而 我 想 問 。